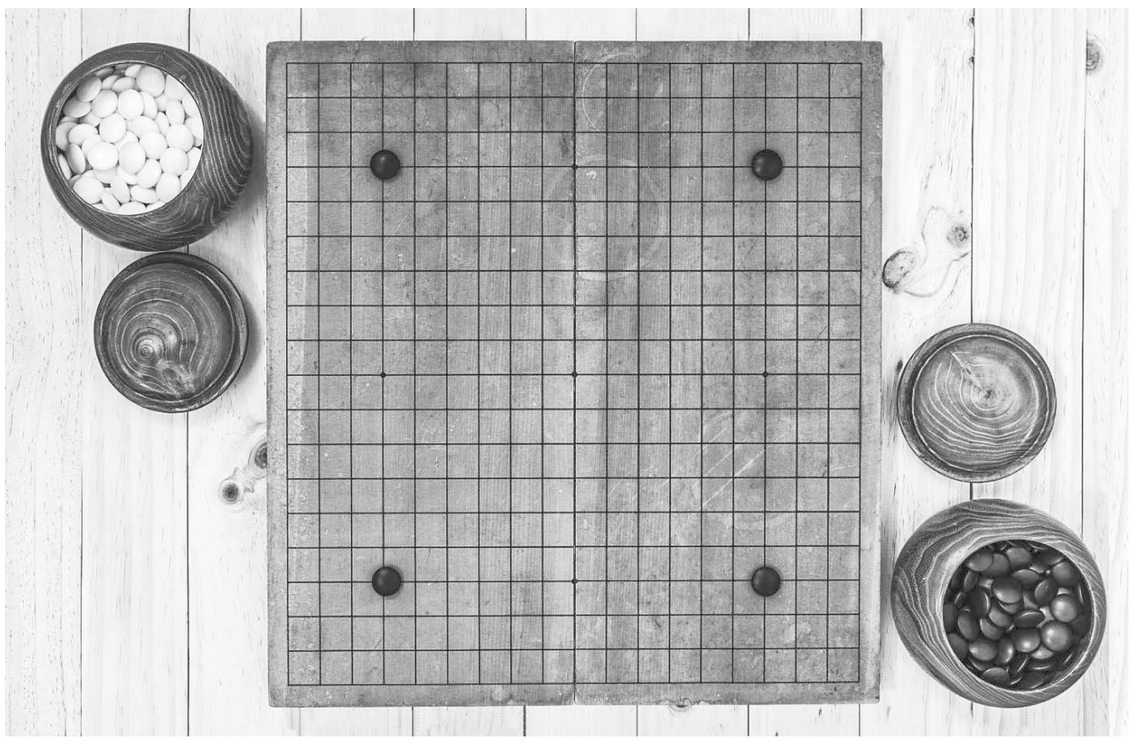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棋聖的傳奇故事

文/青蓮 圖/Adobe Stock

范西屏（1709年～1769年），浙江海寧人，清代著名國手，以棋風敏捷、變化莫測著稱，被尊爲「棋聖」。後人冠之以「棋仙」、「棋中太白」的美號，更留有許多傳奇故事。



范西屏出生在一個棋迷之家。父親酷愛棋術，把畢生心力都押在了下棋上，史書甚至用「好弈破其家」，來形容他散盡家財、沉迷弈道的一生。無奈他資質平平，棋藝始終無法提升。但他沒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兒子竟是一個棋道天才。范西屏三歲那年，看父親與客人對弈，竟在一旁咿咿呀呀地指指點點，在場賓客無不驚奇，都說這孩子將來必定以棋藝名動天下。

於是，這位父親把一輩子對棋藝的執念，都放在了兒子身上。

據史料記載，范西屏的父親對其管教極嚴，「或思有他向，則夏楚隨之」，意思是范西屏但凡心思稍有不在棋上，便要挨藤條責打。其後，天賦異稟的范西屏拜入山陰棋手俞長侯門下，棋藝突飛猛進，十二歲便已與老師棋力相當，聲名傳遍江東；十六歲隨師遊歷松江，屢勝當地名家；二十多歲時，范西屏來到京城，與各路名手較量，戰無不勝。很快就博得了「第一國手」之名，震動天下棋壇。

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他與同門師兄弟施襄夏在浙江平湖，對弈十局，史稱「當湖十局」。這十局棋，被後世公認是古代座子制圍棋技藝的巔峰之作，范、施二人，也因此並稱爲「棋中李杜」。

在關於范西屏的諸多傳奇中，流傳甚廣的則是記載於清代勸善類筆記《勸戒錄》裡的一段因果奇談。

有一次，范西屏在京城與一位姓黃的棋手對弈，對方年紀比他大上一倍有餘，是京城裡數一數二的棋壇名宿，長年周旋於王公大臣之間，風光無限。兩位頂尖高手齊聚京城，實屬罕見盛事，王公大臣們紛紛下注，爭相邀請二人對弈一決高下。第一局棋下到中盤，雙方僵持在一角，誰先落子，誰便能定下勝負走向。黃某卻遲遲不肯落子，手懸在棋枰上方，久久不動。范西屏見狀，隨口問了一句：「先生莫非不想再戰了？」

聽了這句話，黃某臉色驟然大變，喃喃道：「孽債啊！老天要收我的性命了，我還爭甚麼呢？」隨後推開棋盤起身，卻不料竟口吐鮮血，當場倒地而亡。滿座賓客目瞪口呆，不明白爲何一句尋常的話，怎麼就成了黃某的催命符？有熟悉黃某過往的人，慢慢道出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。

早年，黃某應一位侍郎的邀請，去府上與人對弈。侍郎府有一位年輕的韓姓家庭教師，浙江富春縣（今杭州富陽區）人，他棋藝過人，卻從不提及，因此外界鮮少有人知道。那天，黃某與人對弈時，韓某在旁觀戰。棋局終了，韓某私下對侍郎說：「黃先生的棋藝，雖然名震南北，但依我看來，他攻守之間的法度，還算不上完美，誰說他天下無敵呢？」

侍郎聽了，起了考較之心，便又一次邀請黃某前來，這回特意安排與韓某對弈。起初，黃某見對方不過是個年輕後生，心中頗爲輕視，可一上手布局，才驚覺對方實力不凡，不敢再掉以輕心，處處小心防守，卻仍屢屢被韓某逼入困境。黃某不得已，連出奇招，卻又一一被韓某化解。一連三局，黃某竟無一獲勝。他推開棋盤，起身說道：「我今日身子不適，改日再與先生一決高下。」此後，黃某的聲名漸漸低落。而韓某的棋藝，卻漸漸爲更多人所知。當時京城好棋者甚多，一位王爺聞訊，特意將韓某召入王府對局。兩人從清晨辰時一路下到正午，連下兩盤，皆以和局收場。

到了第三盤，韓某卻意外敗了半子。原來，韓某入府之前，王府派去接他的使者曾私下提醒他：王爺好勝心極重。韓某既想討王爺歡心，又不願墮了自己多年的名聲，進退之間，思慮比平日艱難數倍，心力耗費極大，這才在最後關頭，失了半子之差。

那黃某總想報一箭之仇，聽聞韓某與王爺對弈的消息後，就守在韓某回程路上，攔下他要與他分個高下。這分明是想趁著韓某耗盡心力之時乘人之危，韓某婉言推辭，希望改日再約。黃某卻絲毫不肯鬆口，韓某無奈，只得勉強應戰。棋至中盤，雙方在一角僵持不下，誰先落子，誰便定下勝負。韓某思慮良久，遲遲未能落子。黃某此時出言譏諷，「先生莫非不想再戰了？」韓某聽罷，臉色驟變，接連噴出數口鮮血，當場倒地，隔日便撒手人寰。

韓某死後不久，范西屏降生人世。三歲便能對長者的棋局出言指點，少年成名，打遍天下無敵手。而與黃某的這場對弈，范西屏竟在同一處棋局、同一種「爭奪一角以定勝負」的僵局之下，用幾乎一模一樣的話，讓黃某重複了當年韓某的悲劇。熟悉黃某過往的人，因爲這段因果，都紛紛傳言：范西屏有可能就是韓某轉世而來，他那與生俱來、驚才絕豔的棋藝，或許正是前世記憶的延續。而黃某當初的所作所爲，也終究成了索命的因果。



二戰最特別的波蘭士兵

文/天羽 圖/公有領域

沃伊泰克是一頭敘利亞棕熊，出生於伊朗哈馬丹一帶。二戰期間，牠成了軍隊的一員，不僅有自己的軍階與服役編號，還與士兵們並肩走過戰場。

1942年，一支波蘭部隊離開蘇聯前往伊朗，數千名波蘭平民隨行。途中，士兵們遇見一名伊朗男孩，這個男孩撿到了一頭失去母親的熊崽，阿納托爾·塔諾維茨基中尉買下了這頭熊崽。

幼熊被帶到德黑蘭附近的波蘭難民營照顧，幾個月後被交給第二運輸連，士兵們爲牠取名沃伊泰克，用舊伏特加酒瓶裝著煉乳餵牠。

慢慢的，沃伊泰克的生活習慣越來越像牠身邊的人，很快成爲軍營裡的寵兒。牠喜歡在早晨喝咖啡，也會模仿抽菸或是把香菸吃下肚。夜裡天氣寒冷時，牠和士兵們擠在一起睡覺，喜歡和人摔跤，士兵還教牠在受到敬禮時舉起前掌回應。

當波蘭第二軍準備從埃及前往意大利時，接送部隊的英國運輸船規定不得攜帶吉祥物與寵物。

爲了讓沃伊泰克能繼續同行，部隊正式將牠列爲波蘭士兵，編入第22炮兵補給連的名冊。牠和其他士兵一同住在帳篷裡，或是住進方便隨著卡車運送的特製木箱。

1944年的蒙特卡西諾戰役中，波蘭第二軍與英國第八軍團並肩作戰。據傳，沃伊泰克看到人類戰友搬運彈藥後也跟著模仿，開始用後腿站立，以雙臂抱起沉重的彈藥箱，再將箱子搬到卡車或其他彈藥箱堆放處。

傳聞中，沃伊泰克搬運時從未讓箱子掉落，而這類箱子通常需要四個人才能搬動。至少有一名英國士兵曾回憶，自己看見一頭熊扛著彈藥箱。當然，也有很多爭議，認爲一頭熊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的工作，但這並不影響牠晉升爲下士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沃伊泰克仍與昔日戰友同行。

1947年11月15日，沃伊泰克正式退役，被送往愛丁堡動物園，直到1963年12月2日離世，享年21歲。

求仙難易一念間 白雲洞府錯失機

文/李琦

綺城有一位楊姓書生，喜歡修煉氣功之術，自以為成仙並非難事，很快便能實現。

一天清晨，他剛起床，忽然有一位道士敲門而入。道士年約七十，鬍鬚修長，頭髮蓬亂，仙風道骨，飄然出塵，彷彿眞是神仙中人。他自稱姓張，別號白雲居士。

楊生詢問他從何處而來，道士回答說，自己來自綺城山中。楊生便邀請他進屋，請他坐下，與他談論煉丹修道的秘訣。道士談起這些道理，議論縱橫，滔滔不絕，如同懸河之水奔流而下，沒有窮盡。楊生聽得十分高興，想要跟隨他修道。

道士說：「可以，只是恐怕你的仙緣還未到。」

楊生卻一再堅持，態度愈發堅決。道士笑著說：「那就試著跟我來吧。」

楊生跟隨道士前行，不一會兒便來到一處地方。環顧四周，只見山色蒼翠，林木茂密，懸崖間濕氣瀰漫，宛如垂掛著濕潤的布帛；松濤陣陣，聲如寒潮奔湧。眼前景象儼然是神仙居住的洞天福地。

楊生暗自懷疑，自己莫非已經登上了仙界。他在那裡徘徊了許久，回頭一看，道士卻不見了。楊生大爲驚異。這時，他看見一位老人背著柴禾走來，便上前詢問這裡是甚麼地方。

老人答：「這裡是白雲溪，溪上方就是白雲洞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客人是從哪裡來的？」楊生將自己的經歷詳細講述了一遍，接著又問老人：「我可以前去洞中探訪一番嗎？」

老人說：「姑且試試看吧。幾年前，我曾遊歷過這個洞。等你出來時，我再爲你詳細講述。」

楊生於是攀著籐蘿，摸索著葛籐，一路向上攀登。到了洞口，只見石壁上題著一首詩：

怙性收拾破袈裟，整頓行裝日已斜。

袖拂白霞離洞府，肩挑明月到天涯。

可憐枝上新啼鳥，難捨籬邊舊種花。

分付犬貓隨我去，不須流落俗人家。

詩的末尾署著作者姓名，只是字跡模糊，無法辨認。

楊生反覆吟誦了許久，繼續向前走去。洞中隱隱透出天光，石壁清幽潔淨，連一絲塵埃也沒有。他約莫走了十幾里，前方卻漸漸變得漆黑一片。忽然，他聽見一陣如雷鳴般的聲響，頓時大驚失色，踉蹌著往回走，循著舊路下山。

這一來一回，竟已過去了七天七夜。楊生再次遇見那位老人，便向他講述了洞中的所見所聞。

老人笑著說：「你的仙緣還是太淺薄了啊。」楊生便向老人請教洞中的情形。老人說：「洞中原本極其黑暗，你若害怕，便會折返回去。繼續往前走，便會再次見到天光。再往前走十幾里，便會見到一片光明。」

「再往前不遠，眼前便會豁然開朗。那裡寬闊得有數十畝地，一條大江橫亙其間，江水滾滾向東流去。江上有一座朽木橋。遠遠望去，隔岸的人家、村落，以及雞犬、桑麻，都清晰可見。那裡儼然是另一個天地，彷彿桃花源中的景色仍然留在人間。只要越過那裡，你便可以成仙了。」

楊生聽後，深感懊悔，想要再次進入洞中，探尋它的盡頭。然而，眼前只剩下蒼翠的懸崖峭壁，再也無法攀登。他轉頭尋找那位老人，卻發現老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資料來源：《南皋筆記》

奇人怪語竟暗藏災難「預兆」

文/聞山編輯
圖/Adobe Stock

古人眼中，有些行為古怪、言語難解的人，或許並非只是瘋癲之輩。他們看似荒誕的舉動竟與後來發生的異事產生令人費解的關聯。《太平廣記》記載了兩則發生在利州的故事，主角都是不為世人理解的奇人。他們一個聲稱能引來天雨，一個預告葫蘆將派上用場，當時都被旁人視為瘋子，直到災難降臨，人們才重新想起他們說過的話。



奇人的瘋言瘋語 竟成災難的預言

利州城中，曾有一名行蹤與舉止都十分怪異的奇人。他總是披頭散髮、赤著雙腳，身上的衣服也破舊不堪。夜幕降臨後，他經常留宿廟宇，平日喜歡向人談論天上的事。若是手邊恰好有紙筆，他會興致勃勃地畫起樓臺宮闕，畫中還有許多手持樂器的人物。人們不知道他的來歷，只稱他爲「天自在」。

利州南邊有一處熱鬧的市場，平日人聲鼎沸，往來人潮絡繹不絕。某天夜裡，市場突然燃起大火，猛烈的火焰伴隨濃煙直竄天際，周遭頓時陷入危急之中。就在火勢蔓延之際，天自在待在廟裡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這個地方的人們長期胡作非爲，上天要將他們全部降下天罰。」

話音落下，他將雙手伸進一隻裝著水的石盆，捧起水朝天空潑去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，那些水竟化作一股奇特的氣體，迅速飛出廟宇，隨後在市場上空降下一場傾盆大雨。原本熊熊燃燒的大火，就這樣被大雨徹底撲滅。

這場火災平息後，神廟管理人將自己當晚暗中看見的情景告訴了別人。就在此時，天自在已悄悄離開，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。

事後，根據火災現場的勘驗，這場祝融之災中，當地居民竟無一倖免。天自在在火災當晚所說的話，也因此被人重新提起。那個曾被視爲瘋子的異人，留下的究竟是瘋言瘋語，還是另有玄機？故事並未給出答案，卻爲這段傳聞添上了難以解釋的色彩。

「掩耳道士」與 神秘的葫蘆大瓢

利州還流傳著另一則關於奇人的故事。過去，利州南門外有一處貿易市集，每天商旅往來，十分熱鬧。某日，一名衣衫襤褸的道士來到市集，挑選人潮聚集的地方，開始叫賣葫蘆苗。他一面販售，一面向路人喊道：「一二年間，甚有用處。每一棵苗只結出一個葫蘆。藤蔓盤踞在地上就成，不需要打架子。」爲了讓旁人明白自己的意思，道士還拿起一塊石灰岩，在地上畫出葫蘆的模樣。然而，他畫出的葫蘆特別巨大，與一般人想像中的葫蘆大不相同。

道士叫賣了許久，始終沒有人願意買下他的葫蘆苗。路人不但不相信他的說法，還譏笑道：「這人是一個瘋子，他說的話不能相信。」就在眾人嘲笑之際，道士忽然用雙手捂住耳朵，慌慌張張地拔腿奔跑，嘴裡還不斷喊著：「風聲和水聲怎麼會響得這麼厲害啊 ！」街上玩耍的孩子見狀，紛紛跟在他身後，看著他古怪的舉動取笑。從此以後，人們以「掩耳道士」稱呼他，認定他是個言行癲狂的怪人。

然而，到了隔年秋天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，卻讓人們想起了這名道士。某天夜裡，嘉陵江的江水突然暴漲，洶湧的水勢衝過堤岸，洪流迅速吞沒數百戶人家。災情來得猝不及防，許多人因此流離失所。放眼望去，洪水漫過四方，水面浩渺無邊，原本熟悉的家園已被淹沒。

就在倖存的眾人望著滔滔洪水之際，有人忽然發現遠處水面上漂浮著一個身影。大家仔細一看，竟然是當年被譏笑的「掩耳道士」！只見他坐在一個巨大的葫蘆瓢上，雙手依舊緊緊捂著耳朵，口中再次大喊：「風聲和水聲怎麼會響得這麼厲害啊 ！」隨著洪水漂流，道士連同身下的葫蘆大瓢，逐漸飄向遠方。最後，他消失在茫茫水面上，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。

一個奇人曾在大火之夜說出令人不解的話，另一個道士在洪水來臨前反覆提及風聲與水聲，還預告了葫蘆的用途。當時人們只把他們當成瘋子，直到災難發生才發現那些看似荒誕的言行，竟與後來的景象有著耐人尋味的聯繫。